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15

主編
虞和平



經濟·綜合

實業部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下）
實業部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商務印書館



實業部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下）
實業部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虞和平 主編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15

經濟
綜合


大家出版社

由中國國民經濟建設論目前農村之出路

漆瑛生

一 問題的提起

因了中國農村經濟之衰頹，農業恐慌之劇烈，主張農村建設的呼聲固日高一丈，而反對農村建設的言論亦日形增加。主張農村建設的人，不但認農村建設自身爲有出路，且認中國國民經濟全般之救濟和發展，亦只有以農村建設爲起點爲基礎，始能成功；反之，反對的人們則認農村建設爲無出路，無前途，不能收何等效果。中國農村建設究竟有無出路呢？這個問題的論爭，實爲現今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上及中國國民經濟建設問題的探討上，最中心而最熱烈的討論。

主張農村建設的人們，由梁漱溟，高踐四，晏陽初等實際的鄉村建設運動家起，以至一般研究農業經濟而主張農村建設的人爲止，都是一致的抱着這個意見。他們的理由，總括的說，不外下之五端：（一）農業生產是中國國民

經濟幾千年來的基礎，所以發展農業，乃是鞏固國本；（二）農業生產，關係最大多數中國國民之生存問題，所以建設農業，是爲最大多數的國民謀福利；（三）中國經濟恐慌之惡化，是由於農村經濟之凋敝，發展農村，即是救亡圖存最重要的方策；（四）以爲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其歷史的與國際的環境之下，只有走農本主義的一條路；（五）農業發展，農村繁榮，工商各業始能興盛，並且工商業之建設只有在幫助農業發展的意義上，始能收獲實現的成功。

與此恰相反對的，則有許多主張工業化的人，反對這種農村建設的作用。他們以爲建設農村，是違反經濟發展的原則，而是反常的復古運動，決不能如歐美列強之以發展工業而富強，故對於中國國民經濟之改善與增進，障礙莫大，所以建設農村乃是愚昧之策，徒勞之舉，農村建設，只有在工業化之後始屬可能。例如獨立評論上的吳景超

，陳序經，賀綠僧等，即爲此派之皎皎者。又如最近發表中國農村往何處去一文的黃枯桐，和響應黃文的霍克之中國農村乃無去路一文，則是以政治問題之未先解決，即以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運動未先完成，來否定單純的農村經濟建設之可能，但同時却又主張工農並重的國民經濟建設論。如斯，中國農村經濟的建設，在這些人的心目中，乃是此路不通了。

中國農村建設這條路真是走不通的嗎？我認爲這個問題有徹底的精確的檢討之必要。誠然，農本主義者的微頭微尾農本位之主張，是有忽視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行程之嫌，形成反常的復古主義；同時一般鄉村建設運動者的人心本位之農村建設的方式，也不能使中國農村經濟由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之根本改造而獲得有效的正確的建設，終致該項心理改造式的農村建設運動必歸失敗而無所益；但是主張工業化的人們之完全抹殺農村問題在現階段的中國國民經濟問題中的重要性，與乎無視農村建設在當前救濟中國經濟危機問題中的重要性等，頗難令人折服贊同。我認爲現今討論中國農村建設問題的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方法與程序上，許多犯了嚴重的過失。

例如關於農村建設的必要性的問題，我們不僅是只有

從國民經濟建設的立場方能了解農村建設是否必要，以及其重要的程度，並且該項重要的程度，還是因了中國經濟的發達行程而有所輕減。可是現今一般討論農村建設的人，不是拘泥於其特殊的理論立場，遽作贊成或反對的主張，便是固執於某一特定的經濟情形，忽視歷史過程的演進。譬如主張工業化的人，大抵都是拘泥於機械的工業經濟之理論，而輕視現階段的農村建設之作用；反之，農本主義的人們，則多固執其農爲國本之意見，過度重視農村建設之效能，而抹殺中國經濟發展的工業化之必然性。農村建設，在現階段的中國國民經濟建設問題上是非常必要，而且還極重要。但在將來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則其重要程度就將變易。這一點，是目前的農村建設討論者所不能理解的。

其次，又如農村建設的可能性的問題。這個問題評定的標準，亦是在於中國國民經濟的客觀條件，如果中國國民經濟的客觀條件不容許農村建設之有可能性，則雖有至善至妙的建設方法，亦不見能夠成功，如果國民經濟的客觀條件有使農村建設之可能，則建設方法雖不得當，亦不能爲農村建設本身之病。但是現今一般反對農村建設的人，則常以現行的農村建設方法之不當與失敗，而詬病農村

建設問題本身，殊屬非常。

復次，再如農村建設的重心問題。吾人所謂中國國民經濟建設在現段中應以農村建設為重心云者，乃是指在現今中國國民經濟建設中，農村建設的比重大大於工業以及其他之意義，因為在現階段中國國民經濟建設行程中，由其需要緩急之不同，自然對於各經濟部門的建設活動有輕重之分，而且只有在這適當的比重相異之比例關係上，始能使中國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建設活動保持有機的比率進行，然而一般的均衡論者，則眩惑於其二元論的論理方式，終致陷入於折衷主義的循環論之迷津，對於中國農村建設問題，甚至中國國民經濟建設問題，不能把握問題的重心，而求得合理的正確的解答。可是，此地又當注意，重心論決非絕對論，我們雖調現階段的農村重心的建設，然決非完全否定工業以及其他的存在和建設，而只是說農村建設現時應該比較其他為重而已。但現今許多人却常犯着絕對論的毛病，例如農本主義者常常持着農業本位之斷對性而完全否定工業的意見，同時工業化的人們亦時主張工業化之絕對性而完全否定農業，是皆錯誤。

最後，則如農村建設與政治關係的問題。很多人皆以政治問題否定經濟活動之意義，特別對於農村建設更是這

由中國國民經濟建設論目前農村之出路

樣。自然，經濟活動即是政治活動之另一方面，政治問題的前提不先解決，一切經濟問題皆無依據，所以中國農村建設，是應以中國農村政治問題的先決為前提，單純的農村建設之經濟活動，在政治問題未先決的條件下是不會成功的。不過，我們現在討論農村建設問題，為着種種關係計，通常是將政治問題作為先決的前提，抽出不論，而專從經濟的立場進行討論，若在經濟的立場上農村建設有無可能，假如一定要將政治問題牽入，則不僅問題討論的範圍益增擴大，內容益增複雜，而且還將因政治問題解決之艱難，容易陷溺於悲觀的宿命論者之泥沼，坐聽政治的裁判，放棄一切經濟的活動。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農村建設固然沒有成果，工業建設亦將是同一的運命。

因為這個原故，我對於中國農村建設的問題，主張從中國國民經濟建設過程去考察其必要性，而反對各種主觀的成見；又從中國國民經濟的客觀條件去考察其可能性，而不同意一般因為現行農村建設方法之不當即否定農村建設本身意義的意見；更主張從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緩急關係中去考察農村建設之輕重關係，而反對現今的均衡論與絕對論之理論；同時並主張從中國經濟的發展行程去考察經濟建設的重心之演進；至於政治問題則主張在問題討論的

程序，以之作爲先決的前提，抽出不使之混入，避免問題討論的混亂。現在我們就在這樣的一個理論檢討之原則與方式之下，來考察中國農村建設究竟有無出路。

二 工業化這條路走得通嗎

在未討論農村建設有無出路之前，我要先行檢討工業化這條路是否走得通。我們如從中國經濟的發展行程，與中國國民經濟機構的根本改善的立場而言，是誰都主張中國國民經濟的建設是必須工業化的。但是問題的核心，不在工業化之應不應該，而在工業化之有無可能。一切應該做的事，不見得皆有實現的可能，所以無論施行何種建設與政策，除却從問題的必要性上着想之外，重要的還須從問題的可能性上加以酌定；如果只從必要性上設想，而忽視可能性，則理想自爲理想，實現仍屬困難，這是一般空想主義者架空虛無之幻夢，爲實踐的深學而有識的學者所不取。關於現階段中工業化之理論亦然。在眼前中國國勢凌夷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國民經濟的基礎根本搖動，起而高唱工業化的必要，不事考察工業化有無可能，其錯誤就是蹈襲了空想主義者的後塵。

何則？中國國民經濟建設如欲積極工業化，則其最主

要的二大前提條件必須首先具備。此二大前提條件，一爲保障工業化之安全，消弭殖民地化之危機；二爲保證工業化之有效，實現確立商品販賣之市場。然而不幸，這二大前提，在現階段中皆成爲最嚴重的難題，障礙中國工業化之發展至鉅。

年來國際帝國主義之積極的侵略中國，匪特使中國國勢日趨危殆，並且使中國經濟趨於覆沒。國際帝國主義諸國，無不傾其全力，欲使中國國民經濟完全惡化爲代其推銷商品，供給原料，消容資本的純粹的殖民地之經濟市場，而且還集中其經濟政治軍事等全副力量，爭奪此二十世紀國際市場爭奪戰僅餘之碩果。因此，他們對於中國侵略的企圖，不但不欲與之對立的競爭者分減其權利與地盤，甚且不顧中國民族有所發展以阻礙其獨占的奢望。在中國國民自覺圖存而發動政治運動的時候，固然抱極度疑忌而必以種種暴力爲干涉，就是在中國民族工業略有進展，外貨輸入略形遜色的時候，他們亦必至感不快，以爲有礙其經濟利益，有損其超額利得，而不惜違反公理，不顧一切，以摧毀中國民族工業之發展。經濟方法不能與中國競爭時，則出以政治，甚至軍事的暴力，務期中國民族經濟發展完全不可能而後已。此種事實，不可指計，例如九一八

事變時暴日之於東省中國民族資本之迫害，又如上海戰爭前三友實業社事件等，皆最近顯著的例子。職此之故，中國工業化之遂行，自然要與國際帝國主義發生正面的尖銳的衝突，帝國主義者自必將以將以種種暴力阻撓中國工業化之順利發展。中國國勢如此長此衰弱危急，無力抵禦外侮，即是中國如不能將眼前殖民地化之危機克服，則工業化的結果，尙將不止於不可能，並且還將激化強暴的帝國主義者之暴行。帝國主義之侵略，實是中國工業化最大而最中心的阻力，但一般工業主義者乃由於民族騎士的意氣，竟小焉視之，殊屬不解！

其次，中國工業品販賣市場之衰微，這亦是阻礙中國國民經濟工業化之一有力的障礙，中國工業化之遂行，縱然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阻力可以減小，但是對於工業生產品的市場問題，則斷不能漠然玩忽。工業化的結果，必須工業生產品獲得銷路，始能實現工業化的利益，而能繼續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不然，販賣市場呆塞，生產品滯積，則雖勉強實行工業化，然工業化而無利益，終局仍將失敗顛覆。然則中國工業化的市場問題是如何呢？

中國工業品海外市場之開拓，一因中國國勢之衰弱，二由於經濟勢力之落後，三又因中國工業品質料之不改良

由中國國民經濟起點目前農村之出路

，不能與其他列強相競爭，擴大地盤，次第敗北，海外活動地方日趨縮小，是以中國工業品之市場問題，從來即專賴於國內市場。國內市場購買力之盛衰，乃為中國工業經濟盛衰之決定點。近年以來，中國國內市場之情形，大有變動。一方面因為國際帝國主義之積極侵略，廉價的商品屯併之猛烈實行，遂使中國國內市場大半皆為外國勢力所侵佔，中國工業自身因無關稅保障等武器不能獨占本國市場之地盤，至任喧賓奪主之外國商品成為中國國內市場之支配者，於是中國工業品對於國內市場之保持發生問題，銷路日窄；他方面則又因中國國內市場之基礎的農村經濟，年來異常凋敝，農村貧困，農民衰亡，所謂國內市場的大眾購買力已極度減退，因而中國工業品僅存的販賣對象發生問題，遂成貨品無法脫售，生產利益無由實現，再生產之繼續遂不可能，最近都市經濟衰頹之源，即原於此。基於這二大重要的理由，中國工業的國內市場問題，在現階段中實為一極嚴厲而極迫切的難題。如果這個難題無適當方法以謀解決，則中國民族工業之維持存續皆成問題，更遑言積極的工業化之發展？特別的是中國農村經濟之益趨貧困，最大多數的國民大眾之流離顛沛，更足以動搖中國國民經濟之基礎，激化都市的經濟恐慌之險惡，阻礙中

國工業之發展，甚而危害其存在。如斯，很顯明的可以看見中國工業化之實現，在市場問題如此困難的情勢之下，尤其是在中國工業品唯一銷路的國內市場之基礎的農村經濟極度衰疲之情況下，是很少希望。縱或勉而行之，終亦必因無所得益反足受損之故，不旋踵而自歸潰敗。

因此，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工業化之遂行，在現階段中，一方因帝國主義侵略之未克消弭，民族工業發展之保障毫無，他方因農村經濟崩潰未肯解救，商品市場問題不能解決第二大主要原因，有效實現之前提條件缺乏，圓滿成功之可能性至鮮。是故今日工業化之主張，乃忽視中國經濟現階段的實際情況，而是不從有無實現可能去酌量的空想主義者之幻夢，不能以之為實際決定經濟建設方策之標準。這是工業化論者最大的錯誤。

現在，我們再進而討論工業化在眼前中國國民經濟建設上，是不是最迫切而最重要的唯一急務。假如我們就帝國主義工業品之源源輸入，入超之激增不已，資源之流出不息等事象而論，則積極的發展工業，振興國產，以抗外貨，以補漏卮，似乎是一件針對入超病根救濟危急的要圖。但若我們轉而想到中國工業化當前的種種困難情形，等待中國民族工業在此萬難的環境中打出一條出路之後，則

為時過久，不能應救目前最緊急迫切的經濟危機。中國當前最緊急迫切的危機，乃是國民大眾的極度貧困，大多數的國民大眾現皆陷溺於山窮水盡饑寒交迫的苦海之中，甚而還有無數災民專靠採草掘泥土以為生。中國國民大眾的貧困問題，如不急速使之解決，匪特國民經濟的發展無所憑寄，並且還將惡化中國經濟社會整個的安定。所以中國當前最緊急迫切的急務，在於如何蘇拯民困，積極的先將最大多數的國民生活問題解決，使國家存在的根本奠定，然後始得從而談到發展實業，富國強兵。然而救濟當前國民大眾貧困之方策為何？工業化是否能救濟當前國民大眾之貧困？這個問題，吾人苟能精細思考，即可明悉工業化不能達到此項任務。縱將工業化的迂緩與間接的問題置而不論，即論工業化的結果，至多亦不過解決較少部份的都市失業工人之職業，對於最大多數的貧苦農民仍無何等益處；而且工業化之後，在此等貧苦農民存在農村購買力不能擴大的前提之下，終將碰壁而自潰，當前救濟最大多數國民大眾之貧困的有效方策，只有從恢復農村，建設農業着手，這纔最直接而最迅速。

是以目前而言工業化，不獨是此路不通，並且還非最緊要的急務。

三 走農村建設這條路的理由及其可

能性

中國國民經濟的建設，在現階段中，走工業化的道路既不通，然則走農村建設這條路怎樣呢？

在考察中國農村建設有無可能之先，我們要問農村建設有無必要。中國農村的建設，除却極少數機械的工業主義者之外，誰都承認農村經濟之積極建設，是有極度的必要，特別是在階段內，其理由可總括於如下八端：第一，農業經濟是中國數千年來的國民經濟之基礎，當現在中國國民經濟機構不能積極的變革為工業化的時候，斷不能放棄根本，趨於覆亡，所以必須建設農村，以維持國本。第二，農業生產關係中國大多數的國民大眾之生存問題，我們斷不能在現今中國民族別無生路可走的時候，放棄農村經濟，而任中國農民貧困零落，所以必須建設農村經濟之以為大多數的國民謀福利。第三，農村經濟是中國工商業所依存，農村經濟的基礎如不健全，則工商事業皆必隨之覆潰，所以必須建設農村經濟，為工商各業準備發展之條件。第四，中國經濟恐慌當前最主要的癥結，是農村經濟之極度凋弊，只有使農村經濟相當蘇生，農民窮困相

當緩和，集中都市之資金次第流回農村，始能使眼前的經濟危機次第克服，將來的經濟發展乃有希望，所以建設農村是救濟目前經濟危機的急務。第五，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情況下，眼前是不能希望藉工業化的方式以輕減入超激增的凶勢。只有藉着發展農業，改良並增進農業原料品之輸出，以謀國際貿易出入關係之漸趨平衡，始有效而可能。第六，建設農村經濟，可以安定農村秩序，藉此以解決當前最嚴重緊急的農民問題。第七，復興農村，尚可進而解決都市的過剩人口問題。第八，政府的財政問題，亦只有在恢復農村經濟上，去求得根本的解決。上述八點，即是必須建設農村經濟，救濟農村經濟最主要的理由，無論何人，皆不能加以忽視。

中國農村建設之必要雖如此，但農村建設是否即有成功之可能呢？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比較工業化的可能性為大。我們如果要澈底明瞭這個問題，就必須首先了解中國國民經濟建設在現階段的意義。中國國民經濟建設在現階段的意義，與其說是積極的藉經濟建設之方式，以發展實業，而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毋寧說是消極的藉經濟建設之方式，以解救當前危機，而謀國民經濟暫時之穩定，較為正確。必須將眼前的經濟危急解消，經濟社會的秩序

穩定之後，始足以言國民經濟的積極建設與各種產業的積極開發。因此，現階段的國民經濟建設之中心任務，乃是救亡圖存之意義，而該項經濟建設的內容，亦必然是以輕減當前經濟危機之病源為中心。現階段的中國國民經濟最主要的病徵，厥為農村經濟之急激崩潰，在此農村經濟急激解體的局勢之下，遂造成中國都市經濟，工商百業隨結衰落的險象。由此可知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當前之任務，結局乃是農村經濟之救濟，農民貧困之解除。然而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原因，除外來的帝國主義侵略之關係外，其內存的原因，則為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機構之存在。而因此前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機構之存在，於是封建剝削乃得兀立其間，農業技術永遠停滯，農業資本主義化永遠絕望，農民生計的貧困成為必然，同時農村經濟之衰頹，國民經濟基礎之動搖，亦成為必然的成果。所以為今之計，中國農村經濟之救濟，誠為必要之圖，而救濟之方，則除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封建勢力的摧殘，必然的應施以政治的掃清外，在經濟方面，必須急將既成的前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機構變革，原有的農業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加以改良，始能解救中國農村經濟崩潰之危機，而穩定國民經濟之基礎。是故當前的中國農村救濟云者，其真實的意義，不

僅是止於農民貧苦的金錢拯救，饑饉恐慌的物資救濟，以及農民道德的教育改善而已，重要的還在農村經濟機構之極高度的資本主義生產化；亦即是從農村經濟機構的極高度的建設之方式着手，以謀中國農村救濟之能澈底收效。所以此種經濟建設的真義，又不僅止於農業技術的改良，農業設價的設施，中心之點，乃是農村經濟機構的變革。只有如斯，中國農村經濟救濟之目的才能澈底達到，現階段的經濟建設之任務才能圓滿完成，而將來的發展工業，與根本改良國民經濟之機構的積極的經濟建設之前提，始能成立，至此始能達到工業主義者所期待之宿望。

由上所述，可知中國農村經濟之救濟與建設，其最中心的標的，乃在中國農村組織自身之改建，經濟設施為其中之一小部份。中國農村組織之改建，為中國國家政治權力所可自由措施者，例如苛捐雜稅的廢除，田租田賦的輕減，以及租佃關係的改善，土地問題的解決等，只要國家的農業政策能將此種問題容納於必行之程序中，即可立刻見效，而非其他任何外來勢力所可干涉，縱或稍有障礙，但亦較工業化輕微得多。是以農村建設，如從政治方面而言，則其可能性，比較工業化為大。

復次，我們再從經濟的方面考察農村建設的可能性。

農村經濟建設的可能性，在經濟方面比較工業化爲大者，可簡括爲四端：第一，救濟農村，建設農村與帝國主義的經濟競爭和衝突，較工業化爲小，故受帝國主義暴力之直接摧毀亦較少。第二，在現今中國舉國貧困的時候，建設農村的資本集中，每一單位無須工業化之鉅大，而易於奏效。第三，農產品的市場問題，較之工業品的市場問題易於解決。第四，農村建設與農村救濟，是中國多數國民切要希望，最易獲得廣大的國民大衆之擁護，社會上的阻力較小。由此四端，我們即可充分證明在現階段中，中國國民經濟建設走農村重心這條路，是較之工業化便利多了。

可是一般工業化論者，常以下述之三大理由，認爲農村建設是不可能的：（一）如不先工業化，則農村建設的資本與技術無供給之來源，不能實現；（二）如工業化不實現，縱將農村恢復建設，其結果農產品仍無健全的出路，終將碰壁而失敗；（三）單純的恢復農村，不發展中國民族工業，結局只爲帝國主義製造更有利的機會而已。工業主義者所持此三大反對之理由，實際至不妥當。蓋由第一個理由，其病在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隔離而觀，因中國工業化即不能成功，而中國農村建設的技術問題等，仍可由國

際關係以求解決，無須專俟工業化而後可。自後，如斯的建設農村經濟，固非完全合理之辦法，但吾人只能認爲不合理而已，絕對不能認爲不可能；並且這種不合理的毛病，即在工業化自身亦無法避免。其次，第二個理由，我們如從中國國民經濟之根本大計着想，中國建設農村之結果，農業原料品不能爲中國民族工業所利用，而只助長外國的工業之發達，誠非合理的現象，所以我們在農村經濟恢復，農村建設相當成功之後，即須將國民經濟建設的重心，由農業轉移於工業，以挽救此缺陷，然決不能因此而遽謂工業化不先成功，農村建設全無出路。最後，第三個理由，這是歷史命運所註定的必然的成果，我們只有在農村建設達至相當階段的時候，即將國民經濟建設的重心，轉置在工業建設，以救此弊，但可不能以此而完全目爲農村建設是此路不通。我之所以極力主張中國國民經濟的建設，其重心乃是階段的，而非絕對的，現階段的重心應在農村，將來的重心應在工業，而且現階段的農村重心之經濟建設，其意義乃在救濟當前的經濟危機，這是一個過渡時期的辦法。

總括上述各端，可見農村經濟的建設，在現階段中，不只是非常必要，同時還是一條可以行得通的路。

四 現今農村建設運動簡評及今後應走之路

依據中國經濟的客觀形勢而論，中國農村經濟建設，既然是可走而必走之道路，可是現今的農村建設運動，爲什麼走不通，而結果碰壁呢？這個原因，我認爲是現今農村建設運動者所採取的方法不正確之過，而非農村經濟建設本身不通之故。

吾人須知，中國農村經濟的建設，其最主要的意義，有兩點：一爲既成的農村經濟的組織與機構之根本變革，二爲未來國民經濟工業化之過渡階段性的發展前提的準備。在目前局勢之下，中國農村經濟的建設與發展，如不將既成的農村經濟組織與機構加以根本變革，將從來的農業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加以澈底改善，而從此入手，以建立新的合法則的集體主義之農村經濟體制，實難收真實圓滿的經濟建設之功效。所以現行的單純的農村技術改良，農業生產增加之方式；或是抽象的實施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知識的方式；或是皮毛的救濟農村金融，融通農村信用的方式；以及幻想的建設新村，組織樂園的方式；與乎短視的提倡村治，興辦鄉團的方式；諸如此類，皆是不曾把握

問題的核心，避諱現實，使中國農村經濟建設問題益不能獲得有效的解決。中國農村經濟建設目的之圓滿完成，只有在既成的農村經濟體制之變革過程中始能達到，這是中國農村建設的不移的道理，凡是能夠深刻的探討中國農村問題的人，是皆能了悉的。可是現今的一般農村運動者，却避棄這個最重要的農村體制變革問題，而另以種種不着核心的方法，以冀收獲農村經濟的圓滿的建設，無怪其不可能了。茲試將各種現行的農村建設運動的方法，簡評如下：

第一，現今提倡農業生產與改良技術的人們，例如金陵大學與燕京大學爲中心的農業教授們，以及一羣來華的歐美農業專家等，都是以單純的改良技術，設辦農場，開墾荒地，增加生產的方法，爲解決中國農村經濟建設問題的唯一對策，而對於既成的農業生產關係與農村經濟體制的變革問題，則閉目不敢一視，閉口不加以一語，是以他們努力的結果，只能在荒蕪零落的中國農村之廣漠原野中，出現了一二新式農業試驗場之點綴品。而對於大多數貧困至極，無力改良技術的貧苦農民，及當前最迫切的貧乏與饑饉的恐慌之解救，則毫無所益，中國農村經濟危機之嚴重，依然如故。農業技術論者最主要的錯誤，即在其

不能了解中國農村經濟的建設，是必須從農村體制變革的過程中去實現之意義。

第二，一般農村教育主義者，例如晏陽初所代表的平民教育運動，高踐四所代表的江蘇鄉村教育運動，陶知行所代表的曉莊鄉村師範教育運動，梁漱溟所代表的鄒平鄉村教育運動等等，都是以改良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知識，醫治農民愚蠢，改善農民品行等，為改建中國農村最主要的辦法。其所收穫的最大成效，就是使那些地方的農民，多認得一些字，多知道一些禮儀，多記着一些道德信條，多學習了一些農業學識；然而正因為了這些功效的原故，乃使那些地方的農民愈加獲得認識現實的機會，漸次明瞭自己的命運，知道教育儘管是教育，吃飯依然是吃飯，詩書禮樂，道義德行，始終不能抗禦種種摧毀農村經濟之暴威，解救農村經濟之恐慌。定縣與鄒平農民，眼前就是在如此的感覺着，痛苦着。

第三，再如華洋義賑會與一般從事信用合作社運動的人們，則欲以施賑和貸款的方法，來救濟農村金融的緊急與農民的貧困，可是，施賑固然是暫時的救急的辦法，同樣的單純的信用貸款之效能，亦是無大好處。縱今日貸款救濟，然剝削農民的諸因子依然存在，明日又可加以剝削

，救而仍不免於貧，結果是救不勝救。故如專欲憑藉放款施賑，以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真是幻夢。至如現行的農村貸款條件與利金問題，更可說明現今信用合作社等之農村貸款，最多數的貧苦小農是沒有資格享受的。如斯的頭痛降頭而只為富農謀利的方式，試問將從何以普遍救濟農村，根本的改造農村？信用合作，在現行的農村體制之下，是不能盡量發揮其所長的。

第四，現今有許多商業資本家與金融資本家，高唱着運銷農產品，以為農民解決農產品的市場問題，而增加農民的收入，改善農村的貧困。自然，農產品的市場問題，固是中國農民的一個重要問題，但卻不是一個最緊急切要的問題。眼前中國農民最需要的問題，與其說是在於積極的增加收入，毋寧說是在於積極的減輕負擔，積極的消弭剝削，來得實際的正確。農村剝削關係不清弭，農民收入的增加是不能實現的。單純的發展農村貿易的辦法（包入運銷合作運動在內），不但對於消弭農村剝削關係完全無力，並且還常常為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所利用，而表為廉價的收買農產品，高價的販賣農產品之機能，控制農產品市場，以增加剝削農民的重壓。過去的城市商業資本如此例子很多，可不細述。

第五，許多主張鄉村自治的人，如梁漱溟，彭禹廷，孫繩齋，米鑑三等，皆認鄉村尚安定，鄉村的治理，是復興中國農村，復興中國國勢的良謀。至於使鄉村如何始可治理安定的方法，則大抵皆主張從教育入手，先安定人心，改善人性。人人知禮，人人從善，則鄉村自可安定有條，治理有條，其餘之經濟問題，制度問題，皆可迎刃而解。這種辦法，在過去天下太平，年豐物阜的時候，雖然曾在山西及霍城等優閒地方，收了相當的效果，然而到了現今天下洶湧民衆困乏的時代，却不能使鄆平，定縣，鎮平等地，依然獲得相當的功効；至如眼前欲使中國全國人民皆空着肚子，閉着嘴巴，暗記村治的信條，鄉里相親，聞黨禮讓，那未免太幻想了。鄉村安定自然是很必要的，但必須人民生活安定，鄉村方能安定。故在近年中國農村機構積極解體怒潮之前，村治運動的破產，勢必成爲悲慘的結局。

第六，尚有若干空想主義者，幻想在中國實現新村建設的運動。如經從在豫鄂皖邊區計劃新村建設的胡石青，與在廣東番禺興辦新村的潘從理等人，他們是意從現今爲經濟大恐慌所襲擊的動亂的中國農村之中，去尋找一塊僻野的安閒的地方，建造出一個世外桃源，以度其出世的超

人間之生活，斯種理想之不合於中國農村問題的實際情況，明眼人皆能認識，不必贅述。

此外，還有一些農本主義的人，絕對的主張農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根本，只有澈頭澈尾的將這國家根本鞏固堅實，保持着中國固有的特色，方是正軌。他們不猶其現階段中不主張工業化，就是將來亦不同意積極的工業化；他們認工業化只有在幫助農村發展的意義下始可遂行。如梁漱溟，晏陽初等鄉教運動者，和金陵大學的布克之流，都屬於這一派。這種意見無視了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已被工業化論者詳細的指出其錯誤，故不再論。

總而言之，現今從事鄉村運動的人們，他們都是放棄了最重要核心的新的合法則的農村生產關係之建立，不從新的農村經濟體制之建設入手，而只從皮毛的或抽象的局部方面着眼，所以他們活動的結果，對於整個農村經濟之改善，農村危機之解救，固屬無望而失敗，即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暫時的局部效果，亦難實現。譬如素以鄉村建設成功相標榜的鄆平與定縣，年來就次第的轉落到淪落的道程。他們這樣的逐漸失敗，固是我們意想中之事，無足異者。然而他們這些不正當的理論和主張，却麻醉了不少的人，影響真實的正確的農村建設之運動不小。

然則我們今後究竟應該走怎樣的途徑，始不致再蹈覆轍呢？

我們知道中國的農村問題，現今完全被逼到了必須從人與人的關係澈底解決的階段，只有在將中國既成的農村中之人與人的關係變革之後，始能進而解決人與自然的關係，因此，我們倘不想從事中國農村經濟建設運動則已，倘若我們有志於此運動，則惟有認清從農村體制的新的建立中，以謀經濟建設的實現與成功。至於對於現行的鄉村運動的種種不當辦法，必須堅決的否定。同時，我們必須知道現階段的農村建設，不過是一過渡階段之意義，而為將來工業化準備有效的前提條件，我們絕對不能因此停滯

於歷史道程中不向前進。

我們對於軍事委員會所施行的利用農村利用合作社的方式，以謀中國農村經濟次第的在集體主義之原則下，改變既成的農村生產關係，建立新的農村經濟體制之辦法，至表贊同。這個辦法，是高出一般的農村運動者百倍，極適合於中國歷史的需要，與吾人平日所理想者相符合。甚望其能推廣為全國的農村經濟之建設，則收效當更宏大。我特提出這個辦法，以為有志農村經濟建設者之借鏡。以後如有機會，當另著專篇介紹，本文暫不細述。

註：本文見文化建設一卷九期

首都 新 民 報

消息靈通
言論公允
副刊活躍
廣告效宏

社址：南京中山路
每日兩大張

朝 報

為首都姿態最
活躍之中型報
紙。言論犀利
，消息翔實，
副刊活潑。印
刷尤為精美。

日 出 三 張
社址：南京中山路

戰時財政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易久

國難日益嚴重，和平希望終有絕滅的一天。到那時候，爲得國家民族的生存，免不了要犧牲一切，和帝國主義者作最後一次決鬥。我們想從這最後一次決鬥中，尋找民族的生路，事先的準備就是我們目前最緊急的工作。此種緊急準備工作，一方面是精神的，或心理的；一方面是物質的，或實力的。而實力的準備又分作人力，物力，和財力三種。本文所論，着重財力這一部分的準備工作，即如何準備戰時財力，也是目前一般關心國事的人注意到了的。

一 目前中國財政狀況

要知道怎樣準備戰時財力和準備怎樣的財力，才能應付將來的決鬥，就得先明白現在中國的財力是怎樣。換句話說，把握戰時財政，須得先研究目前的財政狀況。蓋必如是，然後可以對症下藥，應付裕如。

中國日前的財政，國庫歲入是以關稅，鹽稅，統稅，

三項稅收爲主要部門；不足時則發行公債或借款來補助。依據現在已由主計處編製在正而中央財務委員會審查中的二十五年度國家普通總概算而論，我國目前歲入情形是這樣：

(名稱)	(數額—元)	(百分率)
關稅	三〇七、九七三、五一、	三一、三一
鹽稅	一八九、一八七、二二五	一八、六三
統稅	一三二、七九六、一七	一三、〇七
煙酒稅	一六、九八七、三九五	一、六七
印花稅	一一、三〇〇、〇〇〇	一、一一
礦稅	三、六三一、八六二	〇、三五
所得稅	五、〇〇〇、〇〇〇	〇、四八
銀行稅	一、六〇〇、〇〇〇	〇、一五
交易所稅	一、三五〇、〇〇〇	〇、一三
國有財產收入	五、七九一、七六七	〇、五七
國有事業收入	二、二〇一、五三一	二、〇九
國家行政收入	一、〇九〇、一、二二一	一、〇七
國有營業純益	一、一三九、五八三	一、一二

協款收入	三、一九八、〇〇〇	〇・三一
借款收入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七二
其他收入	一〇三、三四二、二二四	一〇・一七
總共收入	一、〇一五、六五八、四五〇	一〇〇・〇〇

在這個概算表中，可以看出關稅的收入已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三一・三一（稍弱），鹽稅佔百分之八・六三（稍弱），統稅佔百分之三・〇七（稍強），三項合計，共佔百分之六三・〇一。事實上這三項所佔的比率，比這數字還要大；因為在這概算中的許多財源，至今多未舉辦，或辦未澈底，例如所得稅的五百萬元，交易所稅的一百三十五萬元，自從去年來就沒有實際徵收；所以減去這些數，關鹽統稅之比率就必更大。

再就支出方面看，二十五年度的總概算表如下：

(名稱)	(數額—元)	(百分率)
軍費	三二六、七二七、六五五	三二・一七
債務費	二三八、六四一、九〇八	二二・四九
補助費	一〇五、一九四、六六〇	一〇・三六
財務費	六四、五一五、五六六	六・三五
教育文化費	五〇、一六二、一八三	四・九四
國務費	一三、四一二、四七一	一・三二
內務費	一三、二八八、六二八	一・三一
國有營業支出	九六、三三七、七二〇	九・四九

戰時財政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外交費	九、七九八、九三三	〇・九七
黨務費	八、〇六六、六四八	〇・七九
其他合計	八九、五一二、〇七七	八・八一
總共支出	一、〇一五、六五八、四五〇	一〇〇・〇〇

從這支出概算表中可見我國歲出佔最大數額者為軍費三萬二千六百餘萬元，佔總支出百分之三二・一七（稍弱），次為債務費佔百分之二三・四九（稍強），再次為地方補助費佔百分之二〇・三六（稍弱），而在其他項目下，建設費僅五百二十七萬餘元，尚不及百分之〇・五二，當然不能適應經濟建設之需要。

中國目前的財政，歲入方面大半要靠關鹽統稅三項，此三項稅收皆為間接的消費性質，其最後的負擔者即大多數的勞苦農民。年來因為農村經濟衰落，農民購買力薄弱，一方面影響此三項稅收之歲入，他方面更加深了農村的貧困，無論在財政上在經濟上講，都是很大的損傷。何況華北走私猖獗後，算至本年四月底止，海關收入又損失了二千五百餘萬元，現在更是有增無已。歲入不足，就發公債來彌補罷；但中國公債，據財政部公布，截至本年一月底止，政府所負舊公債三十三種已達十四萬六千餘萬元，本年二月又開始發行復興公債三萬四千萬元，建設公債一